

有一首歌

台 湾 席 慕 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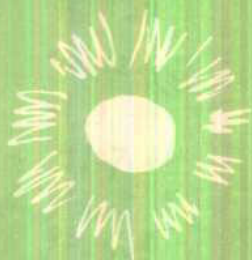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台 湾 席 慕 蓉

有一首歌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1985 · 北京



有一首歌

台湾 席慕容 著

中国 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1/2 · 65% · 137,000

1985年7月第1版

1985年7月第1次印刷

社目: 129-165

书号: 10309·101 定价: 1.45元

在我的心里，一直有一首歌。



序

症 弦

来自察哈尔盟明安旗的穆伦·席连勃是我认识的一个蒙古姑娘，不过我遇见她，不是在通往沙漠市集的路上，而是在《联副》的编辑室里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台北，有报业史以来副刊最兴旺的时期。这种时空的错误，其实不过是一种人生的缘分，就象这位蒙古姑娘，画油画、画线画、写诗、写散文，笔下述说的，无非是许许多多人生的缘分。只是，这缘分里含藏着如此繁复而又如此美丽兼具哀愁的人生情境，让人难以淡然视之。

她第一次来《联副》是准备开个展的时候，带了一个黑夹子，夹了一大叠画稿，我看了印象很深。为了了解她绘画的全貌，我和编辑部同仁专程到石门去参观她的画室，那么远远走近的一段路里，就觉得她的住家与附近的环境真正是艺术家的选择。房子是依着一个研究机构的宿舍改建的，外貌并不起眼，但屋里在朴实无华的设计下，处处显示她独特的美感与趣味，比如窗子，用各种色块贴着，仿佛一扇窗也是一幅画，阳光进来，渲染出温暖柔和的色调。画室在对屋，不算大，充满了完成与未完成的作品，有一大幅没画完的杜鹃还在画架上，色彩绚烂淋漓，透着强烈的生命感，她说这是在附近园子观察到的印象，

一团团火样的杜鹃，激动着她，非画下来才甘休。杜鹃的花季很短，不抓住瞬间的感觉，很快就消失了。席慕蓉拿出她一张张的作品给我们看，我发现她的油画与线画截然不同，线画纤细秀丽，油画情感奔放，用色大笔挥洒、拓落不羁，有一种原始的冲创力，涌动着女性画家作品中少有的饱满、充沛的气势。我还记得其中一幅画，画中的女子迎风翱翔，长发飘拂，很象敦煌壁画上的飞天图，有一种健康、雄壮的女性美。如果说她的线画是宋元词曲的小令，油画便是汉朝的乐府长歌。从这两种画风，可以觉察出她有北地雄迈与南国秀丽混合的性格。她的情思细腻，而她不重修饰的样子，不拘小节的生活态度，即流露出一种帅气。帅原是用来形容男孩子的，但女性有这样的气质，那是另一种的迷人感觉。

之后我们开始通信，当我知道她写诗，偶尔也写些散文，就经常鼓励她。在美术界，画家写文章的不是很多，刘国松、庄哲、席德进、何怀硕是少数的几位，不过他们多半写画论，写抒情散文的大概只有席德进。席慕蓉的散文与席德进有同样的功力，但席德进基本上还是用画家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，席慕蓉则不纯粹是用画家而是以作家的观点来感知这个世界。

席慕蓉散文的最大特色就是抒情风格，这可能是因为也写诗的关系，文字敏感细腻，与其说是画家的散文，不如说是诗人的散文。她的题材虽然呈多样性，即统摄在一个基调之中，充满温馨同情，是一个爱者的世界。或者这和她生活背景是密不可分的，她曾说过：“我是一个幸运的女子，因为有着深爱着我的人的支持，我才能如此恣

意地成长……我要承认，在今生，我已经得到了我所一直盼望着的那种绝对的爱情，上苍的一切安排原来都有深意，我愿意沿着既定的轨迹走下去，知恩并且感激。”（《无怨的青春》自序）

她的笔法擅长运用重复的句型，使她的文章呈现着舒缓的音乐风格，而充满了田园式的牧歌情调。近二十年来的散文，大致是两个类型：一种是冲澹的，不讲究文字的繁丽，不在句法上刻意经营，着意整体的效果；另外是浓艳的，追求词章的华美。席慕蓉的散文兼具二者的长处。她的文章都有人物作中心，在浅白的诉说里，可以见出她的真淳，具有冲澹型散文的特点。她虽然不刻意经营句法，但由于她有诗人的观察能力，所以也常常涌现奇句，让人寻思不已。象是对生命的领悟：“生命中有很多特定的刹那都象一篇极短篇：没有起始，没有终结。因此，那挑选出来的一刹那就比较特别清新而淡远，比较特别苦涩而又甘香。”（《谜题》）象是对离别的诠释：“离别又有什么不好呢？……所有过去的岁月竟然象是一张蚀刻的铜版，把每一划的刻痕都记录下来了，有深有浅，有满盈也有空白，然后，在每次回顾的时候，它都可以给你复印出一张完全一样的画面出来。”（《一个春日的下午》）象是对自然的肯定：“只要夏天到了，在浅水的塘里，荷花总是欣然开放。每一年、每一季，总是按着秩序，没有一朵花会忘记，没有一片叶子会犹疑。”（《夏天的日记》）

席慕蓉的诗有很多是关于爱情，她对爱情的诠释是另一种执着，对情人之间的离散，常常流露出哲学式的纾解，得与失都赋予了新的意义，她写爱情的不胜今昔之感尤其

动人。现代人对爱情已经开始怀疑了，席慕蓉的爱情观似乎给现代人重新建立起信仰。而在散文里，席慕蓉所企图掌握的即是时间，虽然她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是对生命未可全知的焦灼与探索，而其实，生命最基本的质素不就是时间？或者是这种急于掌握恒久的心情吧。席慕蓉常能在反复索解之后得到某些顿悟式的答案，至少，这些答案可以暂时纾解她的疑惑。譬如在《月色两章》里，她说：“生命应该就是这样了吧？在每一个时刻里都会有一种埋伏，即要等几十年之后才能得到答案，要在不经意的回顾里才会恍然……”在《永恒的盟约》中，她说：“生命里的一切都是为了延续，艺术的最终目的应该也是为了这个。汲取上一代的精华，寄望下一代的能够知道、明白，并且再发扬光大……”在《一个春日的下午》里，她问：“生命是不是就只是一种不断的反复而已呢？”在《花事》中，她说：“人生也许就是这样的，只要是自然的，只要是顺着天意的，就算是花落了也不一定要觉得悲伤，甚至也可以有一种淡淡的喜悦，就象这风里的若有若无的清香。”在《丰饶的园林》里，她说：“我其实不必一定要苦苦追寻那一扇已经错过了的，只存在在过往记忆里的门，往前走去，还有多少扇门在等待着我去一一开启，生命里还应该有多少不同的惊喜和盼望。”……生命有那么繁复，时间有那么无限，答案就有那么多样的可能。就象夏虹的诗：“不受约束的是生命，受约束的是心情。”与话：“受约束的是生命，不受约束的是心情。”（见《夏天的日记》）

另外，她的主题之一是乡愁，对童年的怀念与故乡的系念。她生活在蒙古家庭里，小时候常常听大人讲边疆的

故事，长大以后，她的故乡变成了精神的寄托，也增添了
她作品中的色彩，蒙古的草原、沙浪的驼影、长河的落日、
大漠的孤烟，这种向往增加了作品的浪漫情调。她虽然是
长在内地，但血液中流动的是蒙古人的因子，边塞民族流
离的悲苦，有时候她也借着孩童的视点表现出来。席慕蓉
的作品具有相当大的精神空间，并自然流露出北地的豪放，
这与她的出身是有关系的。

席慕蓉的书近年已被列为畅销作品，这表示读者趣味
的提高，是可喜的现象。当然，也由于这样的关系，引来
了一些异议，有的说她受欢迎是因为她的画，有人说她的
风格甜美易于讨好，而更多的是赞美。席慕蓉无视于这些
掌声或嘘声，她比以前更努力工作，严格的要求自己。她
知道她真正的压力在哪里，那该是属于文学艺术工作者的
压力。

对她的理想，她应该知道做了多少，她是具有自我
省察能力的作家。有长长的路正在她眼前展开，通向蒙古
草原般辽阔的文学世界。

或者，我们更希望的是，席慕蓉，这个蒙古姑娘有
一天能回到她的故乡，象她自己的梦想，一脉一脉紫色的
山峦，泼墨般大笔刷开的草原，缓缓移动的羊群，或是烟
尘滚滚里仿佛要奔向世界尽头的马群……而她站在帐房外，
手里拨着冬不拉，心里念着鞍上人，没有画笔、诗以及散
文。

目 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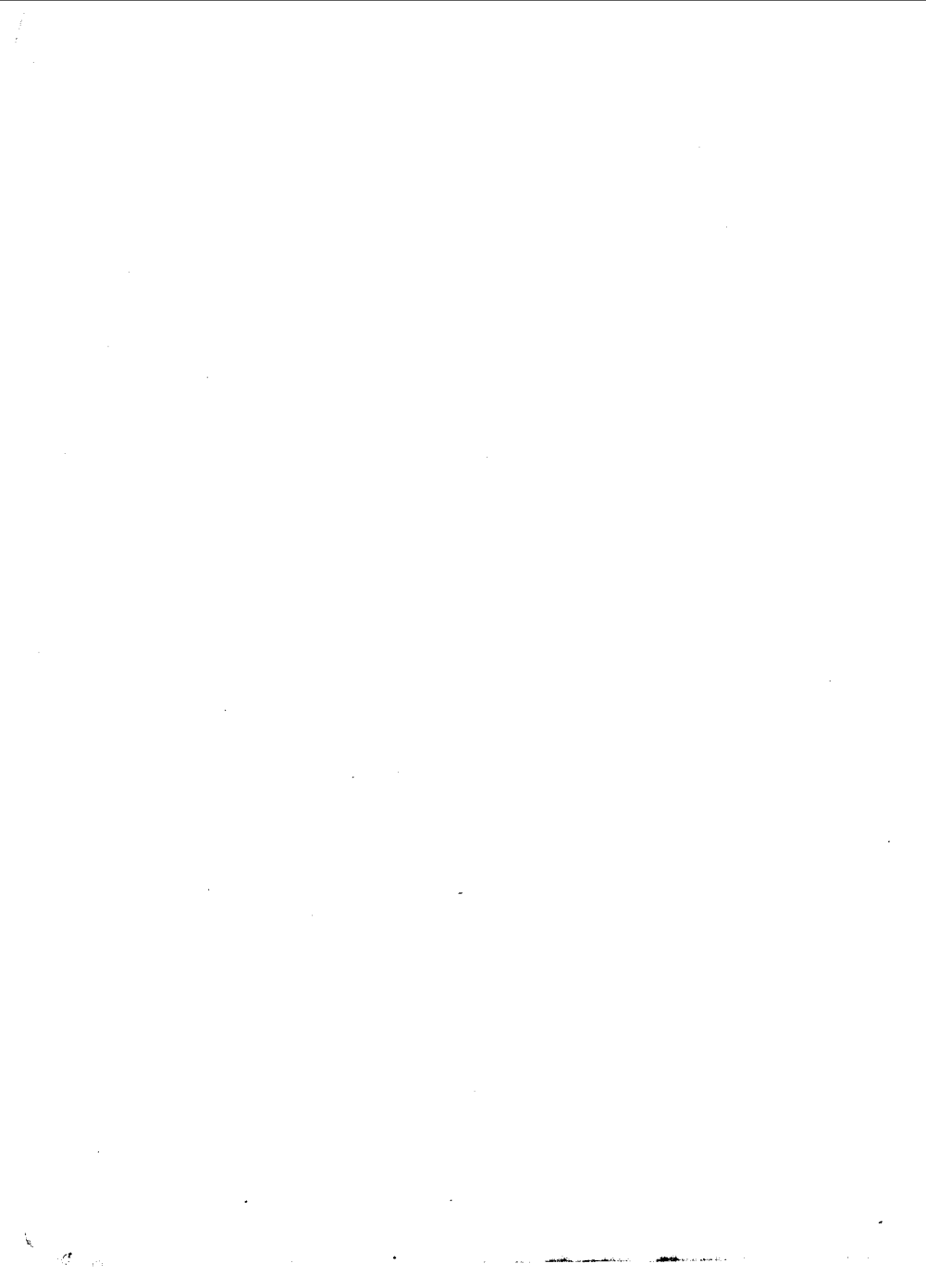
序

弦 症

- 械树下的家 (5)
- 夏天的日记 (10)
- 主妇生涯 (17)
- 星期天的早上 (24)
- 谜题 (28)
- 有一首歌 (39)
- 飘蓬 (45)
- 飞鸟们 (50)
- 花的极短篇 (63)
- 月色两章 (69)
- 同学会 (73)
- 姐姐的歌声 (78)
- 说梦 (83)
- 心灵的对白 (89)
- 妇人之见 (99)
- 标本 (105)
- 荷兰印象 (110)
- 玛利亚 (117)
- 老伊凡 (121)

• 阿克赛	(125)
• 从画里看现代人生	(129)
• 席德进	(139)
• 永恒的盟约	(148)
• 一个春日的下午	(159)
• 花事	(167)
• 丰饶的园林	(179)
• 黄粱梦里	(184)
后记	(197)

——我只想回到这个对自己是那样熟悉和
那样亲切的环境里，在和自己极为相
似的人群里停留下来，才能够安心地
去生活，安心地去爱与被爱。







槭树下的家

我先是被鸟的鸣声吵醒的。

是个夏日的清晨，大概有几十只小鸟在我窗外的槭树上集合了，除了麻雀的吱喳声之外，还有那种小绿鸟的嚶嚶声。我熟悉那种声音，年年都会有一两对小绿鸟来我的树上筑巢，在那一段时间里，我每天都能听到它们那种特别细又特别娇的鸣声，听了就让我微笑、想再听。

屋子里面还留有昨夜的阴暗和幽凉。窗帘很厚，光线不容易透进来，可是，我知道，窗户外面一定有很好的太阳，因为，从鸟的鸣声里，可以听得出它们的雀跃和欢喜。

而且，孩子们也开始唱歌了，就在我的窗下。仔细分辨，唱歌的人有的是坐在矮墙上，有的是爬在树上。他们一面唱一面嘻笑，那种只有孩子们才能发出的细嫩的歌声，还有不时因为一种极单纯的快乐才能引起的咕咕格格的笑声，让睡在床上的我听了也不禁微笑起来。

原来，早起的孩子和早起的小鸟一样，是快乐得非要